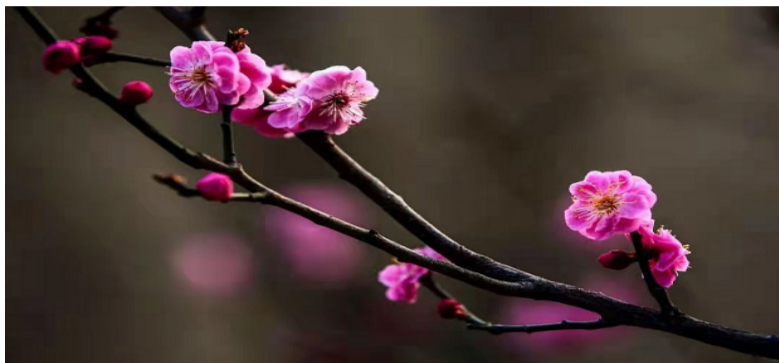


梅花香自苦寒来

(一)



我今天要讲的故事，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往事，记录苦难深重的侨生客家妇女普通、平凡而又牵动人心的人生遭遇，让后人能理解她们、同情她们、记住她们、并能发扬她们艰苦朴实、宽大为怀、慈祥善良的精神。

先从我的几个姐姐说起——

堂姐梅香，1930年出生在印尼西加里曼丹邦夏属下的昔加罗村，是我大伯的长女。她出生的时候，小村没有什么产业，大伯家靠打鱼摸虾、种点稻谷、瓜菜，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。后来，当地兴起种植柑橘，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。大伯带领孩子们辛勤耕作，三五年后，柑橘有了收成，生活慢慢好起来。

到了1950年，当地社会掀起回中国大陆的浪潮，大伯便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，把老二添财送回中国大陆。20岁的梅香，嫁给本村老实巴交的黄简，承担起柑橘园的生产任务，并三年

抛俩的生儿育女。梅香的弟妹也在逐步成长，在此过程中，作为大姐的梅香，义不容辞的担负起帮助爸妈养育弟妹的吃喝拉撒的繁重工作。

山村没有学校，梅香没有机会读书，做完柑橘园里的活，收拾好家人晚餐后的碗筷，在昏暗的椰子油灯下，梅香还要一边奶孩子，一边缝缝补补，一针一线的把大大小小家人的衣裤整饰好。往往劳作到深夜。……

梅香姐姐一直在柑橘园里劳作，生儿育女，服侍丈夫。到1980年积劳成疾去世，享年50岁。她没有到过城镇，也没有见过汽车，连三轮车也没有坐过，唯一用过的家用电器就是一把三节干电池的手电筒。

表姐梅英，是住在山口洋——邦夏公路边二条港椰林下的姑妈在1930年生的。姑丈黄隆是从三发金矿场赎身出来后，1948年经同乡介绍入赘到姑妈家。他因为在矿上拼命劳作，有严重的哮喘病。与梅英姐生了一男两女，身体便不行了，只能做一点

简单的家务，椰子树下的劳作，只靠梅英姐姐带着子女勉强支撑着。

梅英姐同样目不识丁，她属马，每天就像永不疲倦的悍马，园里家里连轴转。所幸她身体生来就很好，力大如牛，挑起椰林下整个家的繁重担子。到1965年末，梅英姐的大儿子黄勉17岁了，虽然生活在椰林下，但社会动荡的波浪席卷大地，黄隆虽然身体不好，但脑子还是清醒的，他预感到今后华人华侨的处境不妙，就在卖了一条大猪以后，买了飞机票把黄勉送回唐山老家。

梅英姐姐在椰林下做椰活、种旱稻、种菜、养猪养鸡鸭，有哮喘病的丈夫黄隆去世以后，买掉椰园，涌入雅加达，子女学会打制金银首饰，靠手艺谋生，平平谈谈，与世无争。与外界的联系，就是和回到家乡的儿子黄勉通信。到1990年，中印复交后，正等着黄勉可以得到签证回雅加达探亲，梅英姐不幸一病不起，使1965年与17岁儿子黄勉的分离成为生离死别。

唐姐梅枝，生于1933年，是我华伯的女儿，1951年才18岁，嫁到从山口洋到孟加影路上的小村子百万突，那里的种植园是大片的橡胶林、胡椒

园、榴莲山，丈夫是海南人符安安，在橡胶园里割胶。符安安每天凌晨一点钟就起身，戴上煤油灯帽，穿上胶鞋就钻到胶林中去，胶林里有瘴气，蚊子成群，但是一定要从凌晨开始割胶，才能在天亮之前把几十棵胶树割好，并把胶汁收到铁皮桶里，带到制胶寮，让制胶工添加配合剂，生成胶乳，延压成生胶片，晾干后送去熏房制成熟胶片，然后打包出售。

梅枝姐必须在安安收工之前，把早餐做好，同时把俩个孩子叫起来，帮忙喂鸡鸭。安安吃完早餐就回去睡觉，梅枝姐必须帮忙制胶寮里的杂活。制胶寮的配合剂是氨水，刺鼻、呛喉，往往使梅枝姐泪流满面。

1960年的“法令”，使梅枝姐全家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橡胶林，流落到山口洋，1961年搭上中国政府派来的接侨船回国，从汕头上岸，按籍分配，抵达海南万宁，在兴隆华侨农场安了家。

梅枝姐因为因为在橡胶林下工作的经验，她和符安安成为胶林队里的能工巧匠，很快的适应了农场的生活，闯过当年国家经济困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辛日子，把两个孩子抚

养长大。大儿子符强在农场供销社工作出色。女儿在农场的一间宾馆工作也很卖力，是农场的优秀职工。梅花姐姐到广州，67岁的梅枝姐才跟着符强第二次来到祖国大陆。当梅花姐姐和梅枝姐拥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半个世纪分离的情谊，彼此三天三夜也诉说不完。

表姐梅叶，我玉伯的女儿，1933年生于山口洋到邦夏半路上的文岛宜小埠，埠头有一间华侨小学，梅叶姐姐读完小学，1953年，幸运的嫁给山口洋老巴刹一个做咸杂生意的潮州人周金台。潮州人家视传宗接代为大，无奈梅叶姐姐的肚皮不争气，一连生了三个女儿，把她们名字叫招弟、盼弟、来弟都不管用，因而被周金台打入冷宫，梅叶姐姐也同意他纳妾，果然二奶连生两个男孩，周金台春风得意，虽然没有休了梅叶，却另筑新巢，迁到坤甸大城市把生意做大。梅叶姐等于年纪轻轻守活寡，自认辛苦把女儿养大。

就因为有点文化，而且高不成低不就，梅叶姐思绪太多，她常年郁郁寡欢。后来，周金台的二奶竟然没有生女儿，便把梅叶姐生的两个女儿接过坤甸去，留下大女儿与梅叶姐一起过。